

晒黄泥的老黄

龙武

天刚蒙蒙亮，老黄就睡不着了。天气实在太热，老黄摸了摸后背，背心全湿了，凉席上都有一个人形的湿印子。老黄索性起床，轻轻推开大门，一阵凉风吹了过来，那个舒服劲别提有多爽。他望了望天空，天上有几颗星星在闪烁着，显得那么遥远。今天铁定又是个大晴天，老黄想。

老黄站在大门口的时候，大黄便从外面窜了进来，凑过来不停地往老黄身上蹭，嘴里“呜呜”地叫着。老黄也不恼，摸了摸大黄背上的毛，说：“等我收拾一下，咱们便出发吧。”大黄是老黄养的狗，自从老伴去世后，大黄跟老黄便亲近了许多。

老黄要去的地方，是屋后的黄泥山，离家大约两三百米的距离。黄泥是那种沙土性质的，最适合做鞭炮的黄泥底子。说起来，老黄在后山晒黄泥也快十年了，当初儿子考上高中，老伴常年身体不好，家里便靠他一个人在鞭炮厂打短工赚钱，养家根本不够，他咬咬牙辞了这工作，一个人在后山晒黄泥卖给鞭炮厂。晒黄泥是辛苦活，先将黄泥从山上挖出来锤碎，然后倒在平整的空旷地摊平曝晒，晒干后装进蛇皮袋。早先的时候一块钱一袋，十年过去了，现在还是不到三块钱一袋。而且干这活还得看天气，太阳越毒辣越好，下雨则不行。所以老黄干活基本上都是太阳的曝晒下进行。

老黄穿着一身粗布衣裤，脖子上挂着口罩，向山上走去，大黄则跟在老黄身后，呼呼地喘着粗气。老伴去世后，老黄才买了打黄泥的机器，再也不用拿着锤子蹲在太阳底下锤黄泥块，省了不少体力，每天的产量也提高了不少。

东方的天空越来越亮，老黄熟练地挖着黄泥，趁着太阳还没出来，他想多做点事。以前老伴在世的时候，老伴早上会比他起得更早，起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煮一大碗面条给他吃，她知道老黄干的是累活脏活，所以心疼老黄。可自从老伴去世后，他每次早上都是饿着肚子去干活，饿了就到附近的小店里买面包充饥，或者干脆带包方便面应付肚子。

太阳出来的时候，老黄休息了一会，将带来的方便面干吃了，然后开始打黄泥。他用一条毛巾将头包起来，紧了紧厚实的口罩，将黄泥推进机斗里，机器轰隆隆地响着，黄色的灰尘顿时将老黄包裹了起来。今天的天气很好，太阳刚一

来，热浪便掀了起来，老黄身上的汗水涌了出来，那种闷热的感觉很难受。黄泥灰尘飘落在老黄裸露的皮肤上，与汗水掺和后黏在一起，老黄只觉得身上痒痒的，仿佛好多毛毛虫在身上爬，但他早已习惯了这种感觉。

老黄是个务实的人，他父亲死得早，自己兄弟姐妹多，到结婚的时候分了家，他分了半间土坯房，半亩水田，然后就是屋后那座鸟不拉屎的黄泥山。随着女儿和儿子出生，生活压力陡然增大，他和老伴便没日没夜地做事赚钱，在黄泥山前盖了自己的房子，老伴就是在那段长时间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中落下病根的，又不愿去治，总是想留着钱供一双儿女读书。对于穷怕了的他们来说，没钱的感觉相当可怕。可是到头来，钱没留住，人也没留住。这座父亲当年分给他的黄泥山，让他得以将儿子和女儿送出这个小山村，也让他的老伴长久地留在了这里。

快到中午的时候，老黄看了看堆成小山一般的黄泥，估摸着下午要送的货差不多了，于是停下手中的活计，赶回去做饭。他刚回到家，大黄便不知从哪儿窜了出来，在他面前打着滚。老黄也不搭理大黄，径直来到洗澡间洗澡。香皂很滑腻，跟身上的黄泥汗水一样滑腻，两者揉在一起，黄色的泡沫便膨胀起来，带给老黄一种滑腻的快感。老黄闭着眼睛，握着香皂轻轻地在身上涂抹着，将喷头对着自己，任水不停地冲洗。

洗完澡后，老黄蒸上饭，便开始炒菜。蔬菜是自己种的，冰箱里留着肉。老黄不太会做厨房里的事，以前老伴在世的时候，会将家务事全部打理好，老黄基本上是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但现在老伴不在了，这些事就要自己来做。当然，儿子和女儿也劝过他，要他再找个伴，他知道女儿和儿子都是读了书思想开明的人，他自己却无法接受。老伴去世两年了，但房子里仿佛到处都是老伴的气息。

吃完饭后，老黄将碗洗了，然后穿着大裤衩赤着上身躺在大门口竹躺椅上，每天中午眯一会儿，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他微微闭着眼睛，贪婪地呼吸着这闷热午后空气里的一丝凉气，微风偶尔吹过门前的几棵大樟树，枝叶摇曳，发出沙沙的声音。

老黄这一觉睡到下午三点才醒。醒来后，老黄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给村里开

农用车的老李，叫他来拉黄泥，然后自己朝后山走去。

他刚来到工地，便听到老李的农用车“突突突”的声音。这些年，老黄的黄泥一直都是老李在拉，老李人实在，他会帮老黄将一袋袋黄泥装上车，拉到目的地后，又会帮老黄将卸下来的黄泥一袋袋码好。老李从因此多收老黄一分运费，也从没有抱怨过。

老李熟练地将车子停好，然后跳下车，笑眯眯地望着老黄，问：“今天这车黄泥送哪个厂里？”

老黄说：“送金山老方厂里。”老李跳上车厢，将车厢边门打开，老黄在下面将黄泥一袋袋递给老李，老李便一袋袋放车厢里码得整整齐齐。这时候黄色的灰尘又开始弥漫了，所以两个人都不说话，只闷头干活。将近一个多小时后，两人才将黄泥搬完，整整装了一车子。老李跳下车，从驾驶室拿出一条毛巾，在脸上狠狠地擦了几下，毛巾立刻便成了黄色，脸上也擦出了一条条的黄杠杠，活像个唱老戏的。老李也不顾，跳上车对老黄说：“咱们走吧。”车子便“突突突”地朝老方的厂子开去。

老方的厂子不远，但路不是很好，车子颠簸了将近半个小时才到。门卫认得老黄，早早就开了大门，车子便一路“突突突”地开到放黄泥的工棚。

老方大多数时候都呆在厂里，此时他远远地跟老黄、老李打招呼：“两位先下来歇口气，喝口水。”

老方是老黄的老主顾，从老黄做黄泥生意起，老方便一直买老黄的黄泥。现在有些厂嫌黄泥太重，又脏，都开始改用其他替代品了，老方却还在坚持用老黄的黄泥。老方曾说，老黄的黄泥好，他以前用别家的黄泥，鞭炮老出问题，自从用了老黄的黄泥后，质量从没出过问题。老黄知道老方这话有假，前年老方就有一批货出了一点小小的质量问题，导致对方要求退货，这事后来不知道老方是怎么解决的。老黄一直很感激老方，他刚做黄泥生意的时候没有销路，老方不但自己厂里买他的黄泥，而且还帮老黄介绍了不少客户。

老方拿着两瓶水走过来，老黄和老李也从车上跳了下来。老方是个干净的老头，虽然看上去年纪大了，而且有些秃顶，但全身上下收拾得干干净净，很有几分城里退休干部的味道。老方走过来一

边将水递给老黄、老李，一边笑着说：“老黄呀，你不去儿女那里享清福，偏要呆家里累死累活赚这几个辛苦钱，何苦啊。我要有你那命，早跑城里去了，早上打打太极，晚上遛遛狗，那才叫过日子。”

老黄不作声，只笑，每次来老方厂里送黄泥，只要老方在，每次都会说这话。老黄的一双儿女确实很优秀，小时候读书很用功，后来两人都考上了大学，毕业后便在外地工作了，女儿已经出嫁，儿子也谈了女朋友，都在外地有房有车，条件很不错。老伴过世后，儿子和女儿都不想父亲一个人呆在家里，都要接父亲和他们一起生活，但老黄死活不同意。老黄就乐意每天守着老房子，每天顶着毒日头晒黄泥，每天与大黄相依为命。老黄迷信，他和老伴一直生活在这房子里，他害怕他离开了这座老房子，老伴便找不到他了，想托梦给他或许都不知道该托到哪儿去了。当然，老方不会明白老黄心里的想法，老方看见老黄和往常一样不吭声，也只能摇头，叹自己为啥就没这么好的命。他没有老黄这么优秀的儿女，两个儿子都结了婚生了孩子，却啥事也不做，每天就知道在外面玩，连个人影都看不到，要是回家了，也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跟他要钱。孩子不听话，逼得他到了这把年纪，还得为儿孙子着想，拼命挣钱，想想都觉得自己悲哀。

老黄自然也不懂老方的心思，两人喝完水后，老李开启农用车的自动卸货装置，将黄泥倾倒出来，然后两人背着一袋袋黄泥码到工棚里。老方简单数了一下，叫来会计登记好数量，老黄和老李便跳上车，车子朝回家的方向开去。

回到家后，老黄又去洗了个澡，顺便将衣服洗了，晾在屋前两棵樟树中间的绳子上，之后又扛着锄头去地里锄草。老黄一直忙到天快黑才回家，晚饭不用再弄，就着中午的剩饭剩菜吃，自己吃不完便倒给大黄吃。

天上的星星已经出来了，远处，青蛙“呱呱、呱呱”地叫个不停。累了一天，老黄有些倦了，便躺在床上，将电视机开着，看那打日本鬼子的抗日剧。看了一会后，他便觉得有些迷糊了。迷迷糊糊中，他仿佛看到老伴走进房里，站在他面前，久久地凝视着他。房子里，慢慢地响起了老黄轻轻的鼾声。

窗外，月光如水。



如歌行板

阳光在煤层中行走(组诗)

唐平贵

向矿山告别

从进矿的18岁到55岁
我用狂草、楷体、行书
混着煤的墨汁
每天早早地跟阳光一起
起床

今天，挖完最后这桶煤
我就退休了
想想掌心弯腰握煤的姿势
和春天里麦田沉甸甸的金黄
挖了一辈子的煤，弯了一辈子的腰
马上就要和一座矿山告别
我想90度弯腰
鞠最后一个躬

一块煤我捂了整整37年
我把它捂成了天空中晴朗的蓝
轻轻地一抹 我不忍
转身离去芒刺一样
眼泪一直往下掉

光的声音

一下矿就往岭的纵深走
徒步爬坡车道乘猴车
往山标注的箭头
弯腰铲煤

翻顺槽进风巷
过断层、打天眼、立顶子
直立在工作面
看到光的抵达

岩尖火一样贴近煤层
汗珠，纷纷坠入煤仓
如流星般划亮天穹
翻山越岭顶一盏灯
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喂食，光的声音

阳光在煤层中行走

静静地等一等
我们一起喊出阳光
这个煤层中行走的方块字
是汗水里走下来的眷恋
一个挖煤的汉子
一个劲儿地挖掘
一寸一寸地前行

风偷偷地躲在巷道好好生活
这时我把自已藏于煤的缝隙燃烧
阳光一泻下来
岩尖就开始挥汗如雨
我的煤矿
我要爱你最深、对你最好

出于对一座矿山的尊重
我拼命地在掌心面
一铲一铲狼劲地撬煤
头盔的亮光一拐弯
皮带道的溜子就开始甜蜜
井巷的季节只是一个色彩
便如此热闹

边走边掘边走边爱
余生在一块煤层里重新取出自己

春天的音符

钟洋

瓦片上的苔藓
渐渐绿了起来
透过木格窗棂
瞥见春的绒毛
一幅巨大灵动的油画
各式各样的虫子沐浴阳光
集体苏醒
它们叽叽喳喳
一下一下
拨动春天的音符



在水一方

刘力

“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喜欢这首歌，在绵软的歌声中，一些熟悉的面容从我脑海中缓缓浮起，如烟往事在回音的日子里随歌声打湿心扉。

生命的光一路漂泊，每一站皆有铭刻心中的瞬间。

那一年，父母离开了下放的小山村，我也离开了生命记忆中的起点。好友凌把他最珍贵的，也是唯一的一支双色圆珠笔送给我，纪念我们在一起启蒙的那段日子。一句别忘了我，是童心最纯真的对白。如今，凌音讯全无，笔早已不知去向。安坐城中，小山村离得很远，我心底却贮满了对大山淳朴真挚的记忆。

高考前夕，梳理发室跛脚的周师傅说：“最后理个发，到了新地方，莫忘老朋友。”那次理发足足用了半个小时，我却不

觉得长。几十年后，我重回母校，旧迹难寻，也没找到周师傅，那段恰同学少年的岁月随着他跛脚行走的身影渐行渐远，却清晰如初。

大学实习那会，我在一所偏远的初级中学当班主任，班里有位个矮机灵的男孩，家贫兄妹多，几近辍学，我挤出不多的伙食费给他，又做了几次家访。离开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县高中，我又发起资助，之后许多年，我们一直有书信往来，他读完硕士又留学海外，多次对我说：“情义终生难忘，我常唱你教的那首《在水一方》……”

上大学离家千里之遥，功课又多，对旧日之友，越来越少顾及，终于渐渐疏远以至失去联系，只留下深深浅浅的思念。大学毕业后，毕业纪念册上有句赠言简洁却别具内涵：20年后，你还会给我们一个记忆分子么？

我是带着这句话开始工作的，求学十几载，埋头书香中，昔日同窗在水一方，似乎失去了许多东西。那以后，我一直在寻找那些痕迹，寻找一片记忆，那些陪伴我走过漫漫求学路，如今在水一方的人们，焉能不忆？

在长江边的一所大学里，我度过了短暂的执教生涯。在一个月光皎洁的晚上，学生们为我送行，在一幅集体创作的画作上，留下了数十个名字，又点起了篝火，手风琴、二胡和笛子把《在水一方》奏了一遍又一遍。那天过后，在机关的研究室里，我度过了3年的青春时光，白天与同事、文友指点江山探讨写作，很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魄；夜晚，在孤灯下，一群志同道合者各自持笔，将心情兑换成零零碎碎的铅字。办公室旁的一棵梧桐树记录了那段光阴。

那以后，我跨过长江来到江南一座省

会城市，从业外宣，兼做新闻发言，大江南北，海内外结交了一批同行。工作之外，念及友情，说自己的成长，说家乡的变化，说生活的改善，互相惦记，互相激励，互相安慰。如今，那群人中许多人年事已高，居家享受晚年生活，却不时邀约互相走走，看看祖国的美丽山河，也不时回唱曾经唱过的《在水一方》。

年过半百之后，略感轻松，便又回到了那个遥远的小山村，然问及昔日同窗，大多不知所去。终是感谢现代科技，在手机里建立了微信群，陆陆续续地，六七成的中小学同窗加入了群中。大家虽然在水一方，屏幕里却倍感亲切。

斗转星移，唱歌思情。如此这般，循着脚印打捞过去的岁月，便与更多曾经的友人逐一取得了联系，而每一位友人的加入，便是一段时光的回归，走过的数十年便渐渐清晰，青年、少年、童年时期的光阴和友谊便一一出现在眼前，其实，他们早已经融入了我生命的每个片段，与我同行的每一段路程，都构成了我生命的永远……

风和日丽的明天，在水一方的朋友们，船帆承载着满怀希望的人生，牵着梦中的手，从过去走向未来。



今彩萍乡客户端

欢迎关注金鳌洲文学副刊

本版投稿邮箱：1322088337@qq.com